



纵使情深

奈何缘浅

不悔相思

执手白头

第一卷

所有的初相见，
都抵不过长相守。

思傾城

颜月溪 / 著

第一卷

鬼傾城

颜月溪 / 著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思倾城 / 颜月溪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447-4470-6

I. ①思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23184号

书 名 思倾城
作 者 颜月溪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侯佳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42.75
字 数 450千字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470-6
定 价 5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卷

鬼 傾 城

颜月溪 / 著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思倾城 / 颜月溪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447-4470-6

I. ①思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23184号

书 名 思倾城
作 者 颜月溪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侯佳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42.75
字 数 450千字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470-6
定 价 5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但得佳人錦綉心，何須絕色思傾城。

思 傾 城

目 录

5

第一章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扶槛露华浓

42

第二章

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

76

第三章

卷帷望月空长叹，美人如花隔云端

95

第四章

嗟万事难忘，唯是轻别

143

第五章

总是愁媒，欲诉谁消遣

175

第六章

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思量意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扶槛露华浓

烟花三月，和风熏柳人欲醉，正是一年中最迷人的季节。

南阳城西门，青石板路笔直地延伸出去。西门的一侧是一处大酒楼，酒旗迎风招展，酒楼对面的街角坐着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他们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。

一阵马蹄声嘚嘚响起，不一会儿一骑西来，在酒楼门前停下。一位宽袍博带的华服公子自马上跃下，将手中缰绳随手扔给门口小厮，便阔步踏进酒楼。

酒保见有客进门来，忙上前招呼道：“这位客官，请问是打尖还是住店？”

“打尖。”那公子按着佩剑，神态颇为潇洒。

酒保忙引他上了二楼。

上得楼来，见客人不多，那公子找了靠窗的雅座坐下。酒保擦干净桌子，问他要吃些什么。他只随便点了几样小菜，要了一壶酒，酒保依言而去。酒菜

上来之后，他喝了几口酒，并不怎么吃菜。

忽然，楼下一阵嘈杂声引得楼内客人纷纷探头去看。那年轻公子也好奇地自窗口向楼下看去。只见酒楼门口，一个衣着褴褛、乞丐模样的人被酒保拦了下来。

那人道：“老子进店喝酒，你凭什么不让老子进去？”

酒保瞧他一副穷酸样子，心知又遇到了骗吃骗喝的主儿，斜着眼睛不屑地说道：“本店招呼的是贵客，不招待吃白食的，你有银子没有，没银子不要进来。”

那人却道：“你怎知老子没有银子，狗眼看人低。快点让开，不要耽误老子喝酒。”说话间，那人就要往店里闯。

酒保见他不识好歹，一挥手叫来几个伙计，要将这人赶出去。那人身材瘦小，哪里经得起几个伙计一同推搡，结果跌坐在店门口的地上，围观者无不哈哈大笑起来。

那酒保正叉着腰大笑，忽然感觉头上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。仔细一看，地上有一锭银子，他忙捡起来四处张望，只见方才上二楼的那位年轻公子正站在窗边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，酒保心知银子是他扔过来的，却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那位年轻公子朗声道：“请这先生上楼来，酒钱算我的。”酒保见了银子，不敢再怠慢那乞丐模样的人，忙招呼人扶他起来。那人却不理他们，看了二楼的年轻公子一眼，便大摇大摆地进店去了。

等那人上楼，便有伙计送来几壶酒，放在年轻公子桌上。那人也不客气，不等招呼就往年轻公子对面一坐，自顾自地喝酒吃菜。

伙计看得傻眼，心想居然还有这等无礼之人，主人尚未开口相邀，就坐下大吃大喝。再看那位公子，只见他手里端着酒杯，微有笑意地细品着杯中酒，似乎并不认为那人无礼。

“小二，再上一盘什锦虾仁、一盘辣子炒山鸡、一盘八宝乳鸽、一盘蜜汁

莲子。”那乞丐模样的人边吃边吩咐伙计。

伙计一听这话，嘀咕道：“还真不客气，这么多你吃得完么？”伙计看了那公子一眼，见他轻轻颌首，这才应声而去。

不一会儿，伙计将菜端了上来，却见酒桌上的酒壶都空了。

“这酒不错，再上十壶。”那人又说了一句。伙计更加纳闷，见那年轻公子仍是不语，只得闷闷地下去拿酒。

“啧啧，好酒！”那人喝了口酒，也不正眼看年轻公子。那公子也不理会，只顾低头喝酒吃菜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那人才向年轻公子道：“小子，你不错！”这话无礼得很，但那年轻公子似乎并不以为意，仍是淡淡一笑。

“我从荆州过来，要去河间府，盘缠用完了，你帮人帮到底，送我点银两。”这话说得更加匪夷所思，若换了旁人，只怕会觉得这人贪得无厌，早已不耐烦，但这公子似乎耐性极好，从袖中取出一锭银子交给他。那人接过银子掂了掂，似乎十分满意，却也不说谢，便扬长而去。

“小二，结账。”年轻公子此时也站了起来。

伙计忙上前收了他的银子，又讨好地说：“公子，刚才那人此般无礼，又吃又拿，连个谢字也没有，您真是大人大量。”

年轻公子一笑，边下楼边道：“扶危济困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又不是要施恩惠于人，何须他道谢。”他从容而去，伙计回味他的话，虽不明白，却也钦佩他的豪爽和气度。

年轻公子出了酒楼，上马往东而去。走了不久，经过一家赌坊，见有人挑开门帘从里面出来，正是刚才在客栈中那位身材瘦小的衣衫褴褛之人。那人看到他，向他招招手。年轻公子有些好奇，便策马过去，到他面前下了马。

那人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交给他，道：“我赢了不少，这银子还给你。”

年轻公子笑着推辞道：“不必了，你留着路上当盘缠吧。”

那人却不容他推辞，将银子塞到他手里。

“我刘伶虽穷，却也不习惯亏欠别人。”他神态倨傲地说了一句。

“原来阁下便是大名鼎鼎的名士刘伶先生。”年轻公子听到他的名号，惊讶之余多了几分惊喜。

刘伶搔了搔头，笑道：“什么名士，我不过是个酒鬼。”

年轻公子向他作了个揖，道：“久仰阁下大名，今日得见，先生果然不凡。”

刘伶笑着喝了口酒，道：“不要什么阁下、先生的，叫我刘伶便好。对了，你姓什么？”

年轻公子道：“在下宇文长风，金陵人氏。”

刘伶打量了他一眼，见他相貌清俊，举止有度，一看也知是名门子弟，也不多问，只嗯了一声。

“你有没有事？”刘伶忽然问了一句。

宇文长风一愣神，随即道：“在下要去陈郡。”

“急着赶路吗？”

“不急。”

“我正好要去一个朋友家，他家里今日有茶会，你有兴趣没有？”刘伶捋须问他。

宇文长风虽和刘伶初相识，却见刘伶如此诚意相邀，心底不禁佩服他的豁达，于是点了点头。

两人牵着马走过大半个南阳才到达刘伶的朋友家。宇文长风抬头一看，见这座府邸甚是气派，显然是豪门大户，心里不禁有些纳闷。

刘伶斜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怎么，不相信我有这么富贵的朋友？”

宇文长风忙摇摇头道：“刘先生的故友阮籍、王戎皆是位列三公，在下怎敢作此想。只是在下以为，先生不屑与豪门大户来往。”

刘伶不以为意地一笑，道：“朋友就是朋友，只要入得我眼，管他富贵还是贫寒。富贵如王侯，我刘伶也不惧当他家的座上客；贫寒如乞丐，我也能和他一同坐在酒楼外的街边晒太阳。”

宇文长风点点头，道：“刘先生果然旷达。”

刘伶道：“也别叫我先生后生了，叫名字，不然名字取来何用。”

宇文长风见他四十余岁，比自己年长了许多，既然不能尊称先生，叫一声兄长应该显得不会怠慢。

“刘兄，请先行一步。”他请刘伶先进府，自己则跟在刘伶身后。

刘伶听他不拘于俗礼，称自己为兄，甚合心意，高兴地摸摸下巴上的几根胡须。

这座府邸的家人认识刘伶，恭敬地请他进府。刘伶悄悄向宇文长风道：

“这家的主人姓云，是琅琊郡的大族，此处是云家的别苑。因他家的公子云飞扬和我一向有来往，听说我到南阳来，便下了帖子。云公子为人好客，经常邀请城中名流在此聚会饮宴。待会儿，你也不必拘谨，随我一同前去饮酒便是。”

家人在前面引路，宇文长风和刘伶从前院走进府里的花园。忽然听得一阵笑声，放眼望去，十几人随意地坐在花园深处的湖边饮酒。宇文长风留神一看，见他们身着宽大的长袍，脚踩木屐，或躺或卧或坐，姿态各不相同。见他二人来，众人也不招呼。刘伶不客气地将其中一人推到一旁，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块青石上。

被推开的人翻了一个身，坐到一边，笑道：“刘伶不愧是刘伶，跟谁都不客气。”

刘伶慢条斯理地瞥了他一眼道：“我身量矮小，当坐得高一点，好让你们这些后辈高山仰止。”众人纷纷笑起来。

刘伶指着宇文长风对众人道：“这是我刚认识的小兄弟，带他来与你们一同饮酒。”

其中一位公子向宇文长风颌首示意道：“萍水相逢，这位公子请随意。”

宇文长风也拱手回礼，他见地上铺了几张席子，摆了许多酒坛和一些竹杯，也找了个地方坐下。

宇文长风心想这年轻公子必是刘伶口中府邸的主人云飞扬，不禁打量了他一眼。见他斜卧在一张席上，衣襟敞开，露出结实的胸膛，边饮酒边和其他人高谈阔论，甚是随意。当时的名门大户崇尚自然风气，不拘小节，越是旷达的作风越是受人尊敬。

宇文长风在金陵也曾和世家子弟结伴同游，寄情山水，如今见了云府中众人的作派丝毫不觉得奇怪，反而很快融入到他们的交谈中。落英缤纷，湖畔的这群人或饮酒或赏花或清谈，逍遥无比。

众人正在饮酒，一个下人走过来向云飞扬低语了几句，云飞扬脸上顿时出现高兴的神色，忙道：“快请她过来，与我们一同饮酒。”

下人走后，先前被刘伶从石头上推下去的那人向云飞扬问道：“谁来了？”

云飞扬挑着眉一笑，道：“溪月。”

那人面露惊喜之色，一脸向往道：“当真是溪月小姐来了，咱们可有耳福了。我来你府上几回，都没遇到她，这回总算是得见佳人了。”

其余几人听说溪月来了，也都停下了交谈。宇文长风不禁有些好奇，不知道要来的这个女子是何等人，居然让这些听到她的名字，连话也忘了说。

庭院里清风吹过，甚是凉爽，一位绿衣女子步履轻盈地自花园的琴台后缓缓走出，向众人款款一拜，然后席地坐下。云飞扬拍拍手，向一个青衣丫鬟道：“去把我书房里的‘绿绮’拿过来给溪月小姐弹奏。”

青衣丫鬟取来古琴后，那绿衣女子春葱般细嫩的手指在琴弦上按了两下，接着轻抚琴弦，如水的旋律响起，她合着琴音吟唱。只听她歌喉宛转，如黄莺出谷，甜美轻柔，合着水声，如闻天籁。宇文长风细听那唱词，是《九歌》的第三章《湘君》。

君不行兮夷犹，蹇谁留兮中洲？

美要眇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。

令沅、湘兮无波，使江水兮安流。

望夫君兮未来，吹参差兮谁思？
驾飞龙兮北征，邈吾道兮洞庭。
薜荔柏兮蕙绸，荪桡兮兰旌。
望涔阳兮极浦，横大江兮扬灵。
扬灵兮未极，女婵媛兮为余太息！
横流涕兮潺湲，隐思君兮徘徊。
桂棹兮兰枻，斫冰兮积雪。
采薜荔兮水中，搴芙蓉兮木末。
心不同兮媒劳，恩不甚兮轻绝。
石濂兮浅浅，飞龙兮翩翩。
交不忠兮怨长，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。
朝骋骛兮江皋，夕弭节兮北渚。
鸟次兮屋上，水周兮堂下。
捐余玦兮江中，遗余佩兮澧浦。
采芳洲兮杜若，将以遗兮下女。
时不可兮再得，聊逍遥兮容与。

那绿衣女子一头秀美的长发在春风吹拂下飘逸如锦缎。漆黑的长发遮住了她半边脸颊，映衬得肌肤如玉般冰清光洁，眉飞入鬓，纤长的睫毛下，一双秀目盈盈带水，脉脉含情，珊瑚色的红唇使得这张原本就水灵灵的脸更增丽色，充满着书画般的灵秀之美，令人目眩神迷。美目盼兮，巧笑嫣然，她的目光不时看向云飞扬，彼此露出会心的微笑，俨然是一对知心的恋人。

缠绵的唱词婉转绕梁，一曲弹尽，众人如痴如醉，不自觉地鼓起掌来。云飞扬随手端起盛了酒的竹杯，走到她身边坐下，将竹杯递给她，她也不推辞，接过去用一侧长袖遮了脸，一饮而尽，再把空杯给众人看，众人齐声叫好。

宇文长风忍不住问刘伶：“那位姑娘是谁？”

刘伶笑道：“你莫不是从山里来的，连她也不认识。她是有名的美人，南阳太守石俊的女儿。”

此女子竟是太守的女儿，宇文长风不禁吃了一惊，这和他以往见过的官宦人家的小姐太不一样了。她是那么自然恬静，让人一见，便觉得眼前一亮。

自从溪月出现，宇文长风的目光就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，而她似乎也察觉到她异样的目光。只见溪月向云飞扬低语了几句，便站起身和众人告辞道：

“小女不妨碍诸位公子雅兴，先行告退。”在宇文长风失望的目光中，她款款而去。

风吹起溪月的绿衣，衣袂飘飘，恰似踏云雾而去的仙子，何曾有半点尘埃之色。刘伶见宇文长风看得有点痴迷，悄悄嘱咐道：“别看了。她是云公子的未婚妻，你这样盯着人家看，不仅对主人家不敬，也会被当成登徒浪子。”

宇文长风无所谓地一笑，道：“凤飞翱翔，佳人如玉，看也看不得，人生有何乐趣？”

刘伶闻言也是一笑，道：“喝酒！”

两人对饮起来。

宇文长风和刘伶虽然只是初识，却相谈甚欢，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从云府出来，两人一同前往卧龙岗，拜会诸葛草庐。

仲春时节，游人如织，山野间处处花香鸟语。宇文长风见竹林青翠，林间溪水潺潺，不禁赞道：“真是个清静之地，难怪卧龙先生躬耕于此。”

刘伶道：“卧龙得其主，而不得其时。汉室衰微，岂是他一人之力可挽。也罢，莫说这些，你我去那草庐中歇息片刻。”

走过一座小桥，穿过竹林，宇文长风见草庐边已建立祠堂，便进去拜了一拜。刘伶却不进祠堂，捡了一处树荫躺下，闭目休憩起来。宇文长风从祠堂出来，见柳树下的刘伶已经鼾声如雷，不禁一笑。

宇文长风正看着草庐外的石碑，一位骑驴老者自小桥西侧而来，口中悠然自得地唱着小曲。那老者坐下之驴见到人也不闪躲，只顾着往前走，宇文长风

只得让路给它。想来圣贤之地，民风淳朴，虽不会因为他身着华服就对他谦恭有礼，但连一个骑驴老者都不拿正眼瞧他，这让宇文长风微觉诧异。

刘伶正好一觉醒来，看到这情景，嘿嘿直乐，道：“你在那金陵城秦淮河畔的乌衣巷中是王孙公子，可在诸葛门前，就得给驴让路，此地民风就是如此。”

“诸葛高卧之地，虎踞龙盘，让路又何妨。”宇文长风按着佩剑也是一笑。

刘伶点了点头，似是十分欣赏他对人谦恭的态度。

两人从卧龙岗下来，返回南阳城中。

宇文长风问：“刘兄住在何处？”

刘伶挠挠后背，笑道：“我囊中羞涩，比不得你这样的贵公子。我这一路走来，困了就随便找个地方睡，哪里有什么正经的住处。”

宇文长风道：“那不如刘兄和我一起去找间客栈投宿。”

“也好，反正我手里有赢来的银子。今晚我就和你痛痛快快喝一场。”刘伶痛快地答应道。

南阳城最大的客栈中，刘伶和宇文长风刚坐下喝酒，就有个家丁模样的人找上前来，送了个帖子给刘伶。刘伶看了帖子，眉开眼笑，向宇文长风道：

“酒场又来了。明日南阳太守府有诗酒茶会，请我去饮酒游乐。这太守石俊乐善好施，颇有孟尝之风，经常广邀名流士子于府中饮宴清谈，你当见见他。”

听到石俊的名头，宇文长风心中一凛，他依稀记得刘伶曾提到，在云飞扬家见到的那位抚琴的绿衣女子正是太守之女，宇文长风的心中忽然很是期待。

“怎么样？”刘伶见宇文长风不答话，又问了一声。

宇文长风道：“帖子并没有请我，怕去了会叨扰主人家。”

刘伶爽快地拍拍他的肩道：“怕什么，他要是知道从金陵来了你这样一位公子，只怕帖子早就到了。”

宇文长风这才点头答应。

翌日，刘伶和宇文长风一同去往南阳太守府。太守府的花园里摆了酒席，众人分席落座。宇文长风只认识刘伶和云飞扬二人，三人坐了一处饮酒，谈论

诗文。

石俊见宇文长风眼生，问刘伶：“这位公子是？”

刘伶忙道：“宇文公子是金陵名门之后，此次出来游历，是要去陈郡拜见谢氏故人。”

石俊见宇文长风风姿俊朗、器宇不凡、面容清奇，便知他是鲜卑皇族宇文氏的后人，忙嘱咐家人好生招待他。

“石大人，今日府中这样热闹，怎么不见溪月小姐？上回溪月小姐弹奏的一曲天音，至今余音绕耳。”一位文士打扮的中年人问起石俊的女儿，宇文长风心中一凛，忍不住看了那中年人一眼。

石俊笑道：“诸位都是当朝名流，小女资质粗陋，怕打搅了诸位的雅兴。”

“太守大人何必谦虚，溪月小姐的琴艺如同文君再世，今日有美酒佳肴，岂能无天音。”刘伶笑着说了一句，向云飞扬眨眨眼睛。

石俊只得笑着向一名婢女招手道：“去请小姐出来。”

婢女依言而去。不一会儿，婢女将花园中一处凉亭的竹帘放下，端了一盘檀香置于琴台一侧，另一婢女则抱着一把古琴放到琴台上。溪月最后才从花园深处走出来，见了众人微微颌首，随即走到琴台旁坐下。

只见她一身雪白罗衣，裙裾飘飞，琴音响起，众人宛如置身仙境，皆忘了饮酒交谈，聆听这难得的佳妙琴声。随着她指尖轻拨，琴声时而清丽婉转，时而低沉悠扬。宇文长风不禁闭目细听，心神皆醉。

一曲弹尽之后，溪月自亭中走出，坐在父亲身侧。石俊慈爱地看了女儿一眼，捋须向众人道：“小女献丑了，诸位见笑。今日良辰佳日，寒舍高朋满座，老朽有个提议，只因老朽酷爱书法，平日也常临帖名家，却不曾与人切磋，总觉见识有限。诸位都是才子雅士，不妨在寒舍泼墨挥毫，让老朽也见识一番。”

他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众人的赞同，石俊忙吩咐家人在花园的一处轩榭里备好笔墨，邀请众人前往展示。